

亦场

通形大地的社火与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的芸芸众生之间，社火是一条坚韧而又亲和的纽带或者一个量子场，可以相互来往，相互纠缠。不然，远在天边的南海沿上的船怎么就划向了西北边地的黄土高坡，在黄土的波涛里飘摇，老艄公的长髯里还鼓荡着热带风暴，船上姑娘的八幅罗裙遮不住春光乍泄的三寸金莲？要不，草原上的牦牛在庄廓前的场院里奋起犄角，一只凝着昆仑雪光，一只缠着青海长风？使人想起诗人昌耀的《一百头雄牛》——

犄角扬起，
一百头雄牛，一百九十九只犄角。
一百头雄牛扬起一百九十九种威猛。

立起在垂天彤云飞行的牛角岩堡，

号手握持那一折断的犄角

而呼呜呜……

血酒一样悲壮。

要不……那牛皮大鼓，

黄铜锣钹怎能数千年响彻天地，

那摇曳的灯火怎能洞穿沉厚如璧的岁月，

那青龙随着同样的鼓点起舞人间？

还是从一曲河湟民间小调说几段社火轶事吧。

□王海燕

社火轶事（节选）

赵家媳妇与《折牡丹》

不知从何时起，一曲小调《折牡丹》风靡河湟。在社火场上能听到它，在山沟野凹、街头巷尾能听到它，那反反复复、寻寻觅觅、略带忧伤的歌声，就像这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，淳朴，合口，入耳，撩心，醉人……歌者仿佛把所有的祈盼、所有的祝福、所有的梦想和情感都寄予那朵历经春夏、费尽千辛万苦折不到手的牡丹。

在这方台地上，方圆十里就数赵家的年轻媳妇把《折牡丹》唱活了，唱出名了。她身材好，扭一扭，像春风摆柳，唱一唱，若云雀鸣啾，那把系了红绸的竹扇开开阖阖，露的是千样万样的喜悦，藏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伤感……

那一年，在村子以南十里小镇的鼓楼下，她领着社火队的姑娘媳妇们唱了一曲《折牡丹》，引起一波又一波吆喝。这是唱到听者的心坎上了——

正月里到了炸茶哩，牡丹花

牡丹花长着个石峡里

牡丹花，折不上它……

六月里到了着热难挡，牡丹花

牡丹花开着个半城墙

叶儿绿来杆杆黄，牡丹花

十二朵嘛牡丹全开下

牡丹花，折到个家……

一年一度的狂欢结束了。村里的年轻男女谋划着外出打工挣钱。赵家媳妇跟着男人去了西部草原寻活干，自然把《折牡丹》也带到了那里宿营的帐房和草地。耀人的牡丹就开在了草原上。

也是那一年，在返乡途中，赵家媳妇遭遇车祸。据说，后来她从死神那里回来了，社火队里又听见了她的歌声。与众多村人一样，无论经历多少艰辛，仍千回百折地寻找着那枝梦中的牡丹……

商灯音

在台地以北数里，有一条峡谷，叫



江河源

来，听一曲社火调儿，为平凡的日子添些喜乐，添些盼望——

正月里到了正月正，我和我的姐妹

子浪花灯，花灯实在好，妹子散了你的心；

二月里到了二月二，我和我的姐妹

子到郊外，杏花儿满川开，妹子喜爱不喜爱……

南门峡，峡口两山对峙，一面绝壁万仞，危岩悬空，时有云来雾往，山鹰隐约其间，上有石门洞开，叫石天门。仰望，恍惚青天白云远去，垒叠叠石欲倾，令人目眩心惊。民间传说那一孔石天门是二郎神降伏妖妖时一箭射穿的，使这条峡谷平添了诱人的传奇色彩。

在南门峡，有一个有文脉、有口才、有本事的人。据说，他出生在村上大户人家薛进士家，拔得一手好算盘，左手拨算盘，右手记账簿，账目精确，毫无含糊，曾为方圆有名的大队会计。事实上，他最有口碑的，还是他扮演的灯官老爷。很多人不知其真名，都叫他薛灯官。

相传，薛灯官有一口好说辞，每年正月，人家抱着有病没病的娃娃争来他吩咐一番，有病病除，没病得济，都说灵验。比如曾对刘家的一个娃娃他吩咐道：文士身携两把刀，能文能武啥都好，有朝一日紫气来，吃香喝辣享荣耀……据说这个娃娃后来当兵回来，成了公社的武装干事，云云。

据说，想当年薛灯官带领一班社火，去过湟中之地嘛呢台，那一生动场景，后来再现于河湟作家井石先生的长篇小说中，活灵活现，精彩纷呈——

这灯官老爷往堂上一坐，一拍惊堂木，先来了段开场白。

“本豆腐（灯府）老爷，牛羊府出身，坐镇青菜（钦差）衙门。我狗时出仕，猪时上任，子时出巡，午时下马，坐了一时三刻的春官，人役们，是也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人役们齐声回答。

“我东走了东京汴梁，西走了西京长安，南走了南京金陵，北走了北京燕山……我一路讲的是风调雨顺，说的是国泰民安。今儿来到贵方宝地，给宝宝带来吉祥如意。”

于是，灯官老爷惊堂木一拍，就开始吩咐：“各路身子，照令行事！磕风钹打得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；镇煞锣催散水雹冷蛋，远消远散。是也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

有一年正月，锣鼓骤然，社火没了踪影，有人偶尔见薛灯官出现在巷道，耷拉着头，脚步趑趄，魂不守舍的样子。后来他从村子里消失了。多年不知音信，人们也渐渐忘了这个灯官。

不知又过了几年，日子好起来了，社火也重生了，人们又记起了薛灯官。有年腊月，薛灯官好似从天而降，回来了。带着一个雪域草原的女人和一儿一女。他很少提及过去的事，只是感慨：现如今社会真好，人都活得宽展多了。

龙年正月，薛灯官又登上了灯官宝座，率领一台毛草社火去县上汇演去了。

尾声

一些身影脱胎而出，他们经过了神灵的加持，经历了时光的漂染。他们携带着千年的祈愿和狂喜，一次次复活，在打麦的场面上旋转，在村头巷尾旋转，在村与村之间旋转，在人事更迭里旋转，在岁月轮回里旋转——

重复着一个恒定的母题：圆。由此而繁衍出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辟邪祛恶、吉祥如意……

这圆满，如一条首尾相衔的青龙，在四季里，在十二个月里，在十二个属相里，在无始无终的时空里，游弋、腾跃、旋转……

来，听一曲社火调儿，为平凡的日子添些喜乐，添些盼望——

正月里到了正月正，我和我的姐妹

子浪花灯，花灯实在好，妹子散了你的心；

二月里到了二月二，我和我的姐妹

子到郊外，杏花儿满川开，妹子喜爱不喜爱……

年正月，夜来得过早，鸦群还没来得及及回归，浓重夜色已夹杂炊烟如同幕布那样笼罩了村庄。腊月碾场攒下的青稞茎秆尚未烧完，此刻从人家屋檐飘出的炊烟带着灰蓝，并且挟裹柴火的气息，这不同于木柴产生的白烟。母亲早钻进厨房，因为晚间即将开始的社火表演，这顿晚饭显得尤为重要。

平时的晚饭敷衍潦草，饭后再无其他活动，这使人们失去再次调动精神的愿望。像以往那样，我仍旧坐在灶前“啾啾啾啾”拉着风箱，此刻它的声音不再沉闷，灶内火焰柔软轻巧，如同无数蹦跳的喜悦。蒙着油烟的15瓦灯泡从幽暗梁柱悬下，散出昏黄光线，这使厨房成为这座房子最温馨的地方。先做肉面片。菜籽油烧熟，用姜末和花椒粉将肉炒出香味，酱油上色，加水，烧开，放进白萝卜片，煮烂，揪指甲大小的面片，加入晒干的菠菜，撒上葱花。绘有红灯笼的搪瓷大碗，可以连吃两三碗，北方人的食量，便是孩子也一直如此坚实。

饭后母亲又忙着炒酸菜炒条。邻村的社火队来表演，演员们的晚饭摊派到各家各户。那将是一次具有规模的饭局：几十人挤坐在场院的长条木桌

□李万华

回忆社火

前，桌上摆着从各户人家端来的炒菜：酸菜炒条、蒜苗土豆丝、萝卜干炒肉，搪瓷脸盆里垒着馒头、花卷、馓子和油饼。敬献给灯官的青稞酒已经暖好，加入姜末、花椒粉及青盐的茶水灌在熏黑的大茶壶中，白色掉漆的搪瓷缸也已摆好。老人站在旁边，笼着袖，孩子们从一扇扇逐渐下去的门洞里跑出来玩闹。

锣鼓从远处山道传来，越来越近。这是我盼望的声音，它穿过鸟雀啾啾的树梢，越过大板斧筑的院墙，给新次黑下来的院落以及屋子以一丝热闹。这些声音预示着今晚将灯火通明、人声鼎沸，这个夜晚因此可以继续白天的嬉闹，而不用在黑夜的沉寂中度过。母亲将酸菜炒条盛到大盘里，将浓红的茶水再次煮沸，盛待亲戚那样恭敬。灯火逼近。社火队终于抵达场院，表演者坐在长条桌前开始晚饭，他们并不急于演出。这使我近距离接触那些长裙拖地的“大姑娘”，他们原来是胡子拉碴的硬汉，现在他们穿着自家媳妇的花棉袄，系一截大花被面当作裙子，上面绘有寒雀登梅或者孔雀戏牡丹的图案，那些花朵大而艳丽，花瓣反复层叠。他们腰间系一条水红或者葱绿的府绸腰带，箍大

红大绿的头巾。有些“姑娘”从头巾背后垂下一条粗黑的麻花辫子，靠过去大胆一摸，原来是黑灯芯绒布拧成的假辫子。“公子”穿着碎花长袍，并不系带，纨绔子弟的模样。灯官有时也叫老爷，人们将他打扮成戏剧中七品县令的模样，来去有骏马，往来有喽啰。村人们毕恭毕敬，给灯官敬酒。灯官是社火队中唯一可以酩酊大醉的人物，喝醉酒的灯官被皂役们前呼后拥。社火表演前，灯官挥动官扇致吉祥词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

跳满场、舞狮子、跑旱船、耍花灯、高跷……社火节目，我已经记住它们的大致环节。狮子最终要等到有疾病的小孩儿穿过它的身下才会离去，高跷依旧是两个踩着跷子的人在那里捕蝴蝶，挑在高杆上的纸蝴蝶上下翻飞，扑朔迷离，逮蝴蝶的人却在那里欲擒故纵。姑娘摇摇摆摆，龙尾巴还在人群中甩动，突然有踩着跷子的八个姑娘穿着红棉袄走上前来。人们唏嘘。这一刻胖婆娘还在外场将自己的布娃娃塞到别人怀里去，藏族阿爸的权角上挑着狐狸尾巴，用簸箕做成脸面的牛魔王还在接受铁扇公主的教训。姑娘们一上场，人们静下心来，喇叭和锣鼓也静下来，却只有

红大绿的头巾。有些“姑娘”从头巾背后垂下一条粗黑的麻花辫子，靠过去大胆一摸，原来是黑灯芯绒布拧成的假辫子。“公子”穿着碎花长袍，并不系带，纨绔子弟的模样。灯官有时也叫老爷，人们将他打扮成戏剧中七品县令的模样，来去有骏马，往来有喽啰。村人们毕恭毕敬，给灯官敬酒。灯官是社火队中唯一可以酩酊大醉的人物，喝醉酒的灯官被皂役们前呼后拥。社火表演前，灯官挥动官扇致吉祥词，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

跳满场、舞狮子、跑旱船、耍花灯、高跷……社火节目，我已经记住它们的大致环节。狮子最终要等到有疾病的小孩儿穿过它的身下才会离去，高跷依旧是两个踩着跷子的人在那里捕蝴蝶，挑在高杆上的纸蝴蝶上下翻飞，扑朔迷离，逮蝴蝶的人却在那里欲擒故纵。姑娘摇摇摆摆，龙尾巴还在人群中甩动，突然有踩着跷子的八个姑娘穿着红棉袄走上前来。人们唏嘘。这一刻胖婆娘还在外场将自己的布娃娃塞到别人怀里去，藏族阿爸的权角上挑着狐狸尾巴，用簸箕做成脸面的牛魔王还在接受铁扇公主的教训。姑娘们一上场，人们静下心来，喇叭和锣鼓也静下来，却只有

喇叭伸着脖子悠扬。喇叭和锣鼓终究是懂得分寸的乐器，知道在该停止的时候停下，但是喇叭不一样。喇叭吹到兴头上，一定要硬着脖颈吹完整。姑娘们于是分成两排扭起来，十字步，绿扇子齐刷刷地甩起，清脆的歌声唱起来：“正月里到了正月正，天波府的能人余太君，百岁挂了元帅印，横刀跃马来英雄；二月里到了龙抬头，杨家将大战幽州城……”

有听得懂词儿的，便在旁边大声念叨，原来是《十二唱杨家将》。一些老人听完后表示不接受，说女人怎么可以耍社火。没有人站起来帮老人说话。更多的人依旧兴奋，女子果真与男子不一样，将杨家将唱得荡气回肠。锣鼓再次敲起，仿佛要将所有力气都化为节奏。我甚至觉得，此刻的人群和村庄都成为鼓点响起来，要成为火焰烧起来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人群外的山脉正黑着身子围过来，仿佛要将这一场社火看个究竟。而当我抬头，看到夜空那明亮的星星，它们似乎要一颗一颗地落下，成为社火队里的另一些纸灯笼挂起来。

青海农民画中的社火



盛世鼓舞过大年

史家星作



乡村社火

朱锦明作



闹新春

史家星作



闹春风

史家星作

□王连学

社火里的那些人和事

情趣。大人要去看看准备工作怎么样了，有没有需要搭把手的地方。但绝大多数人跑到那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不过远远听着锣鼓的伴奏，靠在墙根晒太阳，聊聊天。最多就是看看别人的莲花灯扎得怎样了，跟自己的样子像不像。哎哟，人家把莲花里的牛油烛换成了手电筒里面的小灯泡，一闪一闪的，既方便，又安全，这个好，我也要换过来，只是家里的手电筒得报废了，那个小开关要安在灯把上……

要说牛油烛，它的制作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一直以来都是邻社的一个老人在张罗。他白天从山上折来艾草的茎秆，上面缠半截棉花，在火炉上把牛油和石蜡化成液体，一枝一枝地把缠了棉花的艾秆往牛油和石蜡的混合溶液中浸一下，然后一个插在盛了些细砂土的斗里，如是三遍，才算完工。那时候，村里的社火要出乡演

出。所以我们常常能看见他背着装满了牛油烛的背斗，佝偻着身子，黑灯瞎火地跟在社火的后面，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的身影。但他从不舍得点一个牛油烛为自己照个亮儿。

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，是社火的灯火大师。只是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牛油烛慢慢地被电池和小灯泡所替代，他的工作也渐渐地画上了句号。

那一年村子里的社火多了两只孔雀船，在灯光下踏着鼓点翩翩起舞，煞是好看。这两只孔雀船是一个人称“吴师傅”的乡村医生设计并制作出来的。社火队里几乎所有的道具都是他做出来的。两个狮子雄伟大气，是他把牛油和石蜡化成液体，一层白布一层骨胶再一层麻纸糊出来的。不仅如此，他糊的老虎和牛栩栩如生，罗汉憨厚而又滑稽，二鬼摔跤的鬼头可怖而又略带微笑。

每个“身子”的道具包括胖婆娘的小人儿，大姑娘的花灯，公子的折扇，甚至滚灯，高跷以及每一个身子的服装等，很多都是由扮演者自己制作完成的。很快，年关将近，社火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。

正月初七，所有的“身子”都扮了出来，花花绿绿，跟老虎狮子旱船孔雀，从寺前到山门，再到门外，排成了两条长龙。这当儿，由社火头儿分发给每位“身子”一个用黄裱纸折叠成的标码子，缀在帽子或头巾上，以示从此成为了神的一员。最后，社火头儿宣布社火纪律，大家才在锣鼓声和喇叭声中踩开场子跳起来。直到这时，村里一年一度的社火才真正地要起来了。村民听到锣鼓声，急忙从家里跑出来，挤在场子边儿上嘻嘻哈哈指指点点，说谁的灯笼好，谁的扮相俏，谁的袍子细成了菜馍馍……